

グレートジャーニー全記録Ⅱ・寄道編

我々は何処に行くのか

伟大的旅行(下)

我们往哪里去

[日] 关野吉晴◎著

侯蔚霞 张哲◎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グレートジャーニー全記録II・寄道編

我々は何処に行くのか

伟大的旅行 (下)

我们往哪里去

[日] 关野吉晴◎著

侯蔚霞 张哲◎译



YZLI089012619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引子

感谢父母的偶然相遇，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若当时母亲和别的男人结婚了，所生的孩子有着别的基因，就完全没有我的存在了。同样道理，爷爷奶奶的存在也是这样的。再往上，曾祖父母也是如此。

研究者们把30年算为一代，这么说来，我10代之前的先祖应该生活在江户时代^①。100代以前的，就到了绳文时代^②了。再往前，5000代之前的，也就是15万年前，那应该是人类出现的时候吧。也就是说，现在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还包括现代的土著民族，在5000代之前是有着同一个祖先的，而且充其量也不过只有5000代。反过来说，在人类短暂的历史中，虽说随着新时代的产生出现了人种差别，但这也只不过是外表上的差异，而其本质却是一直保持不变的。

我此次旅行的最初动机是想从我熟悉的亚马孙河流域以及安第斯山脉的土著民族那儿追溯一下蒙古人种是从哪儿、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如何去那儿的。然而，随着我对蒙古人种特征的研究逐渐加深，我发现“蒙古人种”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

例如，说到“蒙古人种”，最有名的特征就是蒙古斑。不过，据说2%~4%的高加索人种也是有这种青斑的。而且，并非所有的蒙古人都有这种青斑。在西伯利亚东端的楚科奇，有一个关于蒙古斑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在包括阿依努族的北方土著民族中广为流传：人死之后，虽然肉体不复存在，但魂魄会回归天界。不久之后，魂魄便会返回人世，附在他的子孙身上。要是孩子顺利生下来自然就没有问题了，但还有一些孩子会生不出来。这时候，精灵就会用它的宝器轻轻地拍孩子的屁股。因此，难产生出来的孩子会带着青斑。我在楚科奇见到了好多带着青斑的孩子，可符合这个传说的孩子却并不是很多。

①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1603—1867年。——编者注

② 绳文时代是日本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编者注

前日，我遇到了一个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朋友，她跟我说了一些颇有意思的事情。最近，在她就职的医院里出生的小孩大多都没有蒙古斑，在遇到了带青斑的小孩时就会有护士向她报告：“这孩子身上有一块青斑，这可怎么办呀？”我想，可能是由于营养状况以及环境的改变，使得青斑出现变化了吧。

又如，可以通过肤色区分人种吗？据说源于印度的雅利安人属于白色人种，但他们比日本人还要黑。雅利安人也去过欧洲，但最终还是把目标锁定在东方，他们征服了印度的达罗毗荼人，获得了统治权。在这里，由于长期受气候、强紫外线的影响，肤色肯定会有变化。同样，脸的凹凸度和长度以及身高也会受到气候的影响。

再如，通过基因研究就能区分人种吗？也就是说，例如，含有“A”基因就是蒙古人种，有“B”基因的就是尼格罗人种，可以这样吗？若真有这些能够决定人种的基因存在就好办了，但事实上人们到现在并未发现过这样的基因。一般来说，我们需要通过对蛋白质、酵素、血型 and 基因排列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弄清楚一个人到底偏向于哪个人种。然后，还要从遗传距离来考虑。例如，和中国汉族人相比，日本人和智利的土著民族更为接近。

虽然研究者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也会广泛使用“人种”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来借以对人种进行准确的划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与“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或是“尼格罗人种”等这些名词比起来，用亚洲人、欧洲人或非洲人代替更好。

在去中亚的途中，我曾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我从蒙古进入中国，然后走丝绸之路，骑着自行车沿天山北往西，悠闲地去往伊朗。正如我们所说的“蒙古人种”一样，蒙古人和日本人有些相似，都长着典型的北亚人的脸。进入中国后，我遇到了维吾尔族人。虽然他们也是亚洲人，却带着一些异国色彩。不过，哈萨克人和日本人则非常相像。随后，我前往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土库曼斯坦境内，我在一户人家借宿。这户人家和日本人很像，于是我便问：“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回答：“我们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

若在哈萨克斯坦遇到他们，我大概不会认为他们和日本人相像。回想一下，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人的面貌发生变化的？想了好久却毫无头绪。我注意到，他们并不是在哪个地方发生了明显变化，而是慢慢地改变的。土库曼斯坦的旁边就是伊朗。

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他们也被认为是高加索人种。我清楚地感受到，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也并不是在某个地方被明显划分开的。现在，我所走的街道的北面是来自蒙古、突厥的游牧民族，而南部绿洲上的居民都属于伊朗。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混血，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书中有一幅彩色插图，照片上的母子是住在埃塞俄比亚达纳基尔沙漠的阿法尔牧人。阿法尔牧人是伊斯兰教徒，据说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迁徙过来的。在我待在他们的村子期间，正好赶上这张照片上的孩子出生。在他出生之后，他的母亲身体很不好，便把我叫来看病。因此，在得到他们的允许后，我拍下了这张喂孩子吃奶的照片。让我较为震惊的是，这个孩子竟然有明显的蒙古斑，而且，孩子的皮肤是白色的，母亲却是黑色。按下快门的我有些兴奋。按以前的识别方法，从基因的角度来说，这孩子属于尼格罗人种，但从肤色看，他又属于高加索人种。要是看看孩子的屁股，就会认为他是蒙古人种。

在东京大学的综合研究博物馆里，陈列着现代人的头骨和绝种人类的头骨。原人、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头骨，都与现代人的头骨有明显的不同。可是，看现代的非洲人、欧洲人以及亚洲人的头骨，几乎是找不出什么区别的。

我是想找寻蒙古人种的祖先才开始这次旅行的。结果在不断的调查中，却开始转向找寻人类的祖先。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定在了非洲。

01 南美 /1

卡韦斯卡尔族少女 玛丽亚·路易莎

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市）

维基契族的族长 卡洛斯·林科曼

智利（奇洛埃岛）

原住民 塞克南人

智利（火地岛）

神圣的日全食 安第斯

玻利维亚（玻利维亚高地 乞阿卡）

回响在安第斯山脉的非洲之魂

玻利维亚（基卡罗马）

印加战士勇气的证明 投石战争

秘鲁 安第斯（温奇里村）

南美探险的起点 马奇根加

秘鲁 亚马孙（庞切克雅地区）

星与雪的巡礼祭 柯伊约特

秘鲁 安第斯（西纳哈拉山）

印加后裔生活的村庄

秘鲁 安第斯（克罗村）

在圭亚那高原看太古时的地球

委内瑞拉（圭亚那高原）

亚马孙地区的猴子们

哥伦比亚（马卡雷纳国家公园）

骄傲的高原森林民族 亚诺玛米

委内瑞拉（帕里马山地）

02 中・北美 /77

保留了玛雅传统的全灵节

危地马拉（托多斯桑托斯）

纳瓦霍之国

美国（亚利桑那州 纳瓦霍居留地）

创造一个和地球生态系统一样的星球

美国（亚利桑那州）

捕鲸之岛

阿拉斯加（圣劳伦斯岛）

白头鳶捕鲑鱼

阿拉斯加（海恩斯）

布鲁克斯山脉的狩猎师一家

阿拉斯加（育空河源头）

沐浴在迪纳利的秋季

阿拉斯加（迪纳利国家公园）

有着日本祖先的村民们

阿拉斯加（达连）

03 远东西伯利亚 /127

楚科奇壮烈的捕鲸之旅

远东西伯利亚（劳里诺村）

海象节

远东西伯利亚（恩梅连村）

神圣的驯鹿分割仪式

远东西伯利亚（驯鹿放牧地区）

用鱼叉挑战巨型海象

远东西伯利亚（印丘翁村）

梦的判断与超常医疗

远东西伯利亚（乌斯奇帕连村）

驯鹿牧民的生活

远东西伯利亚（米基诺村）

来自精灵的礼物

远东西伯利亚（萨哈共和国 雅库茨克）

饕餮贝加尔鱼，酩酊伏尔加酒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

04 蒙古·喜马拉雅 /173

草原少女普洁

蒙古（乌兰巴托郊外）

冈底斯的朝圣者

西藏（冈底斯山脉）

藏传佛教的巡礼祭

尼泊尔（多尔帕 雪伊寺）

喜马拉雅深处人们的祈祷

尼泊尔（多尔帕 那木多村）

关野医生出诊记

尼泊尔（多尔帕 南昆山谷）

严冬前的准备

尼泊尔（北多尔帕地区）

与牦牛队同行

尼泊尔（多尔帕 敦达鲁——卡利布恩）

05 中东和非洲 /213

人类最初的森林破坏：黎巴嫩雪松

黎巴嫩（贝卡谷地）

不储存东西的平等社会 克艾古

埃塞俄比亚（库彻尔村）

不储存东西的平等社会 玛疆盖尔

埃塞俄比亚（库米村）

达纳基尔沙漠中遇到的盐帮

埃塞俄比亚（达纳基尔沙漠）

埃塞正教的圣诞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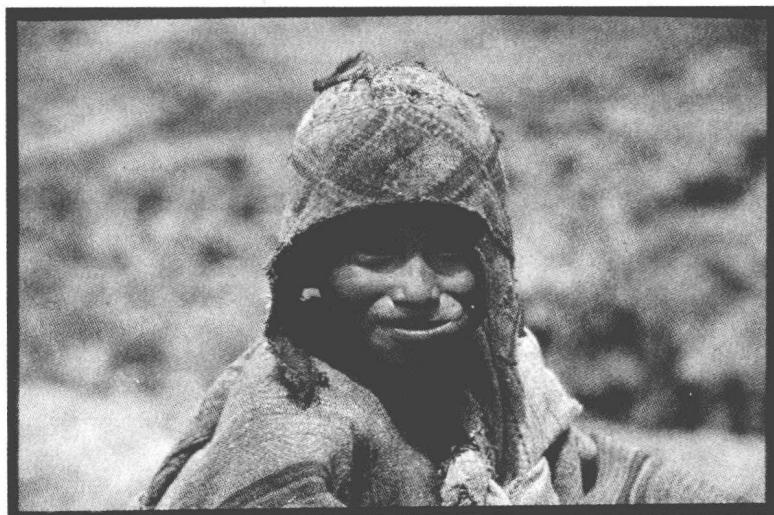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

乌干达的森林和漫长的后记 /243

译者后记 /252

01

南美







卡韦斯卡尔族少女 玛丽亚·路易莎

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市）

在开始“伟大的旅行”之前，我已经在南美大地上进行过多次长途旅行。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便在深山老林里行走数月，也从没冒出过想吃日本料理的念头。那时，反倒是对那些离不开日本菜的人有些嗤之以鼻：“好不容易跑这么远到南美来，怎么还离不开日本菜呢！”但到30岁以后，如果还是长时间待在山里，而且一直与当地的饭菜为伍，我就会思念日本菜了。如今，跨过40岁门坎儿的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只要到了大城市就一头扎进日本餐馆的人了。

在南美，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其首都必有日本人经营的日式餐厅。在这些餐厅里，可以吃到寿司、生鱼片、天妇罗以及日式火锅等所有的日本特色菜。然而很奇怪的是，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城市就难觅日式餐厅的踪影了。即使有日本人经营的饭馆，也是靠本地口味而立足，因为地方城市并没有对日本料理的需求。

如果我身在一个没有日式餐厅的地方城市，而又特别想吃日餐时，就会选择去吃中餐。即便是在地方城市，也随处可以找到中餐厅。在人口数量达到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蓬塔阿雷纳斯市位于地球最南端，这里也有一家中餐厅，叫做“金龙菜馆”。1994年8月中旬，旅途中的我和卡韦斯卡尔族少女玛丽亚·路易莎在这家餐馆吃了一顿饭。这也是玛丽亚生平第一次吃中餐。

金龙菜馆以金色和红色为主基调，配以黑色装饰，挂了不少坠着红流苏的灯笼，充满了中国气氛。里面摆了一些圆桌，但是从来没见过所有桌子都坐满客人的场景，总是空空荡荡的。我们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耳畔响起了邓丽君的歌。可能是看到有日本人进了餐厅，店主特意播放的。不过，在这样浓厚的东方氛围中，走过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招待，还是让人感觉有些异样。她笑着用西班牙语问我们：“馄饨汤？”倒也不是这家的馄饨汤有多好吃，只不过我每次来这里不是点馄饨汤就是点

烧卖，成了“老几样儿”了。

玛丽亚很安静，没有主动跟我谈什么，只是一直盯着墙上挂着的诗句，然后，目不转睛地问我：“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卷轴上写的是一个巨大的“忍”字，下面还有两句话：“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是否应该马上把意思翻译给她听，我还是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她可能会想，这样的话不该说给我们这些本已谨小慎微地生活的人听。于是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注释。

“面对欲望时，如果我们总能想‘这样就足够了’，就能一直保持快乐。而且，容忍能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安详。”

其实，卡韦斯卡尔族人一直过着知足、容忍的日子。这句话对于对欲望永无止境、贪图享受以及拜金主义的日本人而言，才是真正的金玉良言。



1989年，我与玛丽亚相识。那一年的3月和10月，我曾在伊登港短暂停留过两次。生活在巴塔哥尼亚海峡的卡韦斯卡尔族人也和其他土著民族一样，人口在急剧地减少。据说在19世纪后半叶这里还有4000人左右，后来白人来到这里，经历了虐杀和传染病后，很多人死掉了。到1972年，这个民族只剩下47人。1989年，在我初次访问当地的时候，这个民族只有16个人了。

当时，卡韦斯卡尔族人以捕鱼为生。不过，他们买不起白人们使用的那种配备了潜水用具的高级捕鱼船，从动力上根本就无法与人家一决雌雄。工作上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炒鱿鱼，只能靠不时地打一些零碎散工来维持生计。在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他们还会靠喝廉价的酒打发时光。长期以来造成了营养不良，身体也因此变得容易患病。

我在伊登港待了一个星期，有幸借住在卡韦斯卡尔族人首领的家里，结识了他们家的独生女玛丽亚。在我离开伊登港之前的一天，我问玛丽亚：“你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原本我以为她会回答“教师”或者“护士”。然而，当时正在擦着刚刚洗好的碗碟的玛丽亚在听到这个问题后，稍稍停下手里的活儿，歪着脑袋开始思考。过了半晌，她看着我，然后笑眯眯地说：“我想做考古学家。”

这是一个让我无论如何都预想不到的答案，却轻轻地从她口中说出来了。

我再追问：“以前有人问过你同样的问题吗？”

“没有，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那时她 12 岁。迄今为止，我问过很多土著民族的孩子同样的问题，但是从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回答。当时我想，她是不是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弄混了？于是，我让她拿出她上课用的历史课本给我看。课本中讲的是欧洲的历史，而对西班牙人来到这片土地之前的智利的历史则只字未提。即使是在西班牙人移民此地后的历史中，也没有任何提及土著民族的部分。一句话，这本教材讲的是智利白人的历史。

在我翻看那本历史课本的时候，玛丽亚给我拿来了另外一本薄薄的、像是一本宣传手册的书，然后跟我说：“这是去年 10 月，奇洛埃岛的维基契族族长来这里时给我的。”那是一本维基契族人自己编写制作的、维基契人眼中的智利历史力作，书中通过大量的图画对历史进行了生动的记述。看到这本书，我顿时明白了，并问她：“你所说的‘考古学’，就是学习、研究自己的祖先的历史吗？”女孩子用略微提高了一些的声音，有力地回答我说：“是！”“你想不想学卡韦斯卡尔族的语言呢？”小姑娘语气坚定地说：“想学。虽然我现在基本上不会说，但是以后想让爸爸妈妈教我说。”

玛丽亚的父亲，卡洛斯·辛奇先生自 9 年前染上结核病后就不做渔夫了，家里现在靠辛奇太太制作的树皮筏子和用芦苇编制的筐维持生计。5 年前，辛奇先生住进了蓬塔阿雷纳斯的医院，接受了肺部部分切除手术。



独生女玛丽亚是辛奇夫妇的心肝宝贝。说起女儿，夫妇俩的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缝儿。两个人都希望女儿想要研究卡韦斯卡尔族的历史和文化，做一名考古学家的梦想成真。辛奇先生认真地教女儿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使用的卡韦斯卡尔族语，玛丽亚也极其投入地学习这门在学校完全用不到的语言。在玛丽亚确立了“要成为考古学家”的理想的 5 年后，也就是 1993 年 11 月，我听说她在蓬塔阿雷纳斯的一所由僧尼们经营的女子中学上学。在智利，小学要上 8 年，中学 4 年。每年 3 月开始新的学年，12 月结束。这样算来，玛丽亚马上就要中学毕业了。我非常喜欢怀抱着梦想勇往直前的人，因此更加关心玛丽亚是否还怀有当年的梦想和热情，我想再见到她，就马上赶往她的学校。

17 岁的拉丁女中学生们是成熟的。虽然校服很朴素，但是有些孩子已经化妆了。

我被带到一个有着 40 人左右的小教室。里面坐着很多可爱的孩子，玛丽亚坐在教室中间的位置。在看到我后，她冲我微笑了一下。她长大了，身体也结实了很多。长胖了的脸让她的眼睛看起来细了一些，看不出以前的害羞了。

班主任向同学们介绍了我，这在班级中引起了小小的骚动。老师跟同学们说，高中生活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大家要开始考虑更适合自己的出路了。我看到玛丽亚听得非常专注认真。

放学后，我借用学校的图书室和玛丽亚聊了聊天。她并没有放弃 5 年前的梦想，但是有个小小的变化：她将梦想更正为“人类学家”，而不再是“考古学家”。不过她要学习的东西和以前没有区别，还是自己的文化、语言以及历史。最近，她对文化特别感兴趣。

尽管怀抱梦想，但是玛丽亚还是对未来感到不安。“我现在靠拿奖学金上学，但是金额很少，1 万比索（约合人民币 206 元）也就够买一身衣服的。我能坚持把中学学下来全靠阿姨的援助。要是她不再支持我，我的书就念不下去了。”

她的家乡伊登港发生了大规模的赤潮，捕鱼业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的日子很难过。玛丽亚看上去很沉默寡言，一旦发生了事情就成了一个行动派。她给当时的总统埃爾文写信报告了这些情况。总统不断地派内阁总理到伊登港视察，还送来了食物和毛毯等生活用品。

在确认了玛丽亚的“梦想”后的 8 个月，我们在蓬塔阿雷纳斯的中餐厅再次见面。在和玛丽亚见面前，我拜访了她的中学，见到了她的校长、班主任和毕业指导教师。她的毕业指导教师是这样评价玛丽亚的：

“成绩说不上特别好，也就是 5.3 或 5.4 级——算是中上等吧。以这样的成绩想考上她理想中的大学是很困难的，但是她的学习欲望非常强烈。可能是因为小学是在农村学校念的，所以和城里的孩子们比起来，她做事时总是不紧不慢的。”

智利的评分标准分为 7 级。1～3 级是不及格，4～5 级是中等，6 级以上是优秀，7 级是满分。中学毕业后，要想进入能找到好工作的法学或医学院等，成绩就必须要达到优秀。不过，因为在智利想要学习人类学的学生很少，所以就玛丽亚的成绩来说，只要稍稍努力，考入地方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还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些有利于玛丽亚的条件。1993 年 9 月，智利颁布了《原住民法》。该法规详尽地记述了要在土地、环境以及教育等方面充分尊重原住民的权利。

该项法律规定，原住民子女可以享受到特别的奖学金。大学也为他们准备了特殊的入学名额。“我现在在上教员培训课程。明年要去教育实习。我打算在此期间去上辅导学校。就算一切顺利，我也要1995年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人类学的课程要花5年时间，所以等到我毕业时要2000年的年末了。”

与蓬塔阿雷纳斯相比，玛丽亚一直都更喜欢自己的故乡——伊登港。

我问过她原因，她说：“因为那是我的‘特朗基’。”“特朗基”是一种精神安定剂的词根，表示可以让精神安定、情绪平稳的东西。因此，玛丽亚说她很希望大学一毕业就马上回家和父母住在一起。

玛丽亚在伊登港以人类学学者的身份开始研究将是2001年的事，也就是我计划抵达人类发祥地——非洲的时间。祝愿我们都能梦想成真。

在回家的路上，玛丽亚拿出一个用鲸鱼骨制作的裁纸刀，道：“这是我爸爸做的，送给你。”“这个一般卖多少钱？”“5 000比索（约合人民币16.8元）一把。”玛丽亚带了三把，我都买下了。



维基契族的族长 卡洛斯·林科曼

智利（奇洛埃岛）

卡韦斯卡尔族的少女玛丽亚·路易莎想要学习考古学，并立志于研究正在逐渐消亡的卡韦斯卡尔族的历史和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奇洛埃岛维基契族的族长卡洛斯·林科曼的影响。

那是发生在1989年的事了。玛丽亚迫切地希望能够一睹维基契族族长的风采，便离开伊登港，来到了奇洛埃岛。维基契族中有4位长老，林科曼是这4人中的领袖，他有着厚厚的嘴唇，大大的鼻子，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满脸凹凸不平的疙瘩。他似乎总是阴沉着脸，但是和他交谈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温厚笃实的人。他很热情地迎接了我，还为我准备了有床的房间。

林科曼曾在年轻时离开村庄远游，开过油漆店，做过矿工、建筑工人以及筑路工人等，一边工作一边游历了许多地方。等再一次回到昆布时，他已经30岁了。就在5年前，林科曼被大家推举为族长。

在我见到他之前，林科曼因在接受地方杂志的采访时声称拒绝参加10月12日的智利节日而在当地掀起了不小的波澜。10月12日是哥伦布发现并抵达新大陆的日子。在智利，这一天被定为节日，人们会共同庆祝发现新大陆的日子。

一和林科曼谈起这个问题，他原本温厚的脸就一下子涨得通红。他紧握着拳头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庆祝着这个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利益与回报的日子。这一天被称为‘美洲大陆发现日’，但是我们的祖先却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为什么要因为白人到达了这片土地而称这一天为‘发现日’呢？10月12日对于我们来说是屈辱的日子。这一天是白人称我们是‘无知野蛮的人’，掠夺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虐杀我们族人的年代的开始。然而，我们根本不野蛮，我们拥有着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农耕、产业和民间艺术。真正野蛮的其实是那些白人。”

林科曼他们在10月12日的前一天——也就是在这片新大陆的原住民们拥有自由的最后一天，举行了庆祝仪式。以前的族长在10月12日这一天都会去参加政府的庆典，或者邀请当地的权贵们一起庆祝。然而，在林科曼成为族长之后，这类活动一律被取消。维基契族和白人间的矛盾数不胜数，而这种对立状态的产生，并不仅仅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

从林科曼的家前可以望见一片浩瀚的海洋。由于是海湾，因此可以望到对岸，针叶林中的草地呈片状蔓延。海湾里的白色的浮标互相串联着，排列成好几行。林科曼望着大海，神情恍惚地说道：“那里是意大利人的鲑鱼养殖场，那里是智利大企业的象拔蚌养殖场，但是没有一个是属于维基契族的。”

1987年，在林科曼家往南400米远的地方，一个名叫艾朗利斯的人办了一个鲑鱼和鳟鱼的养殖场。在这个养殖场的监视塔中，有24小时手持武器戒备的男子，只要有人靠近这个养殖场就会不问缘由地向来人开枪。就这样，维基契族人长期以来的日常生活中的通道则变成了一旦靠近就会被射击的禁地。

林科曼他们向养殖场提出了抗议，但是养殖场方面却声称“持有政府的开枪许可证”，根本没有理会林科曼等人的抗议。林科曼赶到首都圣地亚哥，直接向渔业部部长上诉，在得到了部长秘书的“予以考虑”的答复以后，林科曼便回来了。可是